

针 灸 摘 要

医 案

乙卯岁至建宁，滕柯山母患手臂不举，背恶寒而体倦困。虽盛暑喜穿棉袄，诸医俱作虚冷治之。予诊^①其脉沉滑，此痰在经络也。予针肺俞、曲池、三里穴，是日即觉身轻^②手举，寒亦不畏，棉袄不复着矣。后投除湿化痰之剂，至今康健，诸疾不发。若作虚寒，愈补而痰愈结，可不慎欤。

戊午春，鸿胪吕小山，患结核在臂，大如柿，不红不痛。医云：是肿毒。余曰：此是痰核结于皮里膜外，非药可愈。后针手曲池，行六阴数，更灸二七壮，以通其经气，不数日即平安矣。若作肿毒，用以托里之剂，岂不伤脾胃清纯之气耶！

癸酉秋，大理李义河，患两腿痛十余载。诸药不能奏效，相公推予治之。诊其脉滑浮，风湿入于筋骨，岂药力能愈，须针可痊。即取风市、阴市等穴针之，官至工部尚书，病不再发。

己巳岁，蔡都尉长子碧川公，患痰火，药餌不愈，辱钱诚斋荐予治之。予针肺俞等穴愈。后其女患风痫甚危，其乃郎秀山乃婿张少泉邀予治之，乃针内关而苏。以礼厚赠，予固辞不受。遂以女许聘豚儿，杨承祯焉。

① 诊 原假作“診”字，据文义改。

② 轻 原假作“经”字，据文义改。

神应经补泻

泻诀直说

宏纲陈氏曰：取穴既正。左手大指掐其穴，右手置针于穴上。令患者咳嗽一声，随咳内针至分寸，候数穴针毕。停少时，用右手大指及食指持针，细细动摇，进退搓捻其针，如手颤之状，谓之催气。约行五六次，觉针下气紧，却用泻法。如针左边用右手大指、食指持针，以大指向前，食指向后，以针头轻提往左转，如有数针，俱依此法。俱转毕，仍用右手大指、食指持针，却用食指连搓三下，谓之飞。仍轻提往左转，略退针半分许，谓之三飞一退。依此法行至五六次，觉针下沉紧，是气至极矣，再轻提往左转一二次。如针右边，以左手大指、食指持针，以大指向前，食指向后，依前法连搓三下，轻提针头向右转，是针右边泻法。欲出针时，令病人咳嗽一声，随咳出针，此之谓泻法也。

补诀直说

凡人有疾，皆邪气所凑。虽病人瘦弱，不可专行补法。经曰：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。如患赤目等疾，明见其为邪气，风热所致。可专行泻法，其余诸疾只宜平补平泻。须先泻后补，谓之先泻邪气，后补真气。此乃先师不传之秘诀也。如人有疾，如前用手法，催气取气，泻之既毕，却行补法。令病人吸气一口，随吸转针，如针左边，捻针头转向右边，以我之右手大指、食指持针，以食指向前，大指向后，仍捻针深入一二分，使真气深入肌肉之分。如针右边，捻针头转向左边，以我之左手大指、食指持针，以食指向前，大指向后，仍捻针深入一二分。如有数穴，仍依此法。行之既毕，停少时，却

用手指于针头上，轻弹三下，如此三次，仍用我左手大指、食指持针，以大指连搓三下，谓之飞。将针深入一二分，以针头向左边，谓之一进三飞。依此法行至五六次，觉针下沉紧，或针下气热，是气至足矣。令病人吸气一口，随吸出针，急以手按其穴，此谓之补法也。

南丰李氏补泻

《图注难经》云：手三阳从手至头，针芒从外往上为随，针芒从内往下为迎。足三阳从头至足，针芒从内往下为随，针芒从外往上为迎。足三阴从足至腹，针芒从外往上为随，针芒从内往下为迎。手三阴从胸至手，针芒从内往下为随，针芒从外往上为迎。

当刺之时，先将同身寸法比穴，以墨点记。后令患者饮食端坐，或偃卧，缓病必待天气温晴，则气易行。急病如遇大雷雨亦不敢针，夜晚非急病亦不敢针，若空心立针必晕。

阳穴以骨侧陷处按之，痠麻者为真；阴穴按之，有动脉应手者为真。

切而散之，爪而下之。切者以手爪掐按其所针之穴，上下四旁令气血散。爪者先以左手大指爪重掐穴上，亦令气血散耳。然后用右手食指顶住针尾，以中指大指紧执针腰，以无名指略扶针头，却令患者咳嗽一声，随咳下针。刺入皮内，撒手停针十息，号曰天才。少时再进针刺入肉内，停针十息，号曰人才。少时再进针至筋骨之间，停针十息，号曰地才。此为极处，再停良久，却令患者吸气一口，随吸退至人部，审其气至末，如针下沉重紧满者为气已至。若患者觉痛则为实，觉痠则为虚。如针下轻浮虚活者气犹未至，用后弹努循引引

之，引之气犹不至，针如插豆腐者死。凡除寒热病，宜于天部行气，经络病宜于人部行气，麻痺疼痛宜于地部行气。

弹而努之，扞而循之。弹者补也。以大指与次指爪，相交而叠。病在上，大指爪轻弹向上；病在下，次指爪指弹向下，使气速行，则气易至也。

努者以大指次指捻针，连搓三下，如手颤之状，谓之飞。补者入针飞之，令患人闭气一口，着力努之。泻者提针飞之，令患人呼之，不必着力，一法二用。气自至者，不必用此弹努。捻，乃殄切，音忍。

扞者摩也。如痛处未除，即于痛处扞摩，使痛散也。复以飞针引之，除其痛也。又，起针之时，以手按其穴，亦曰扞。

循者以手于所针部分，随经络上下循按之，使气往来，推之则行，引之则至是也。

伸者提也，按者插也。如补泻不觉气行，将针提起，空如豆许，或再弹二三下以补之。紧战者连用飞法三下，如觉针下紧满，其气易行，即用通法。若邪盛气滞，却用提插，先去病邪而后通其真气。提者自地部提至人部、天部。插者自天部插至人部、地部。病轻提插初九数，病重者或少阳数，或老阳数，愈多愈好。

下手八法口诀

揣 揣而寻之。凡点穴以手揣摸其处。在阳部筋骨之侧，陷者为真。在阴部郛膈之间，动脉相应，其肉厚薄，或伸或屈，或平或直，以法取之。按而正之，以大指爪切掐其穴，于中庶得，进退方有准也。郛音隙，膈音脚觉。

爪 爪而下之。此则针赋曰：左手重而切按，欲令气血

宣散，是不伤于荣卫也。右手轻而徐入，欲不痛之因。此乃下针之秘法也。

搓 搓而转者。如搓线之貌，勿转太紧。转者左补右泻，以大指次指相合，大指往上进为之左，大指往下退为之右。此则迎随之法也。

弹 弹而努之。此则先弹针头，待气至却退一豆许，先浅而后深，自外推内，补针之法也。

摇 摇而伸之。此乃先摇动针头，待气至却退一豆许，乃先深而后浅，自内引外，泻针之法也。故曰：针头补泻。

扞 扞而闭之。经曰：凡补必扞而出之，故补。欲出针时，就扞闭其穴，不令气出，使血气不泄，乃为真补。

循 循而通之。经曰：凡泻针，必以手指于穴上四旁循之。使令气血宣散，方可下针。故出针时不闭其穴，乃为泻。此提按补泻之法。男女补泻，左右反用。

捻 捻者，治上，大指向外捻；治下，大指向内捻。外捻者，念令气向上而治病。内捻者，令气向下而治病。如出针，内捻者，令气行至病所；外捻者，令邪气至针下而出也。此下手八法口诀也。

杨氏补泻

十二字分次第手法

一、爪切者凡下针用左手大指爪甲，重切其针之穴，令气血宣散，然后下针，不伤于荣卫也。

二、指持针者凡下针以右手持针于穴上，着力旋插，直至腠理。吸气三口，提于天部，依前口气，徐徐而用。正谓持针者，手如握虎，势若擒龙，心无他慕，若待贵人之说也。

三、口温者凡下针入口中，必须温热，方可与刺。使气血调和，冷热不相争鬭也。

四、进针者凡下针要病人神气定，息数匀。医者亦如之。切不可太忙，又须审穴在何部分，如在阳部，必取筋骨之间，陷下为真。如在阴分，郄膈之内，动脉相应，以爪重切经络，少待方可下手。

五、指循者凡下针若气不至，用指于所属部，分经络之路，上下左右循之，使气血往来，上下均匀，针下自然气至沉紧，得气即泻之故也。

六、爪撮者凡下针如针下邪气滞涩不行者，随经络上下用大指爪甲切之，其气自通行也。

七、针退者凡退针必在六阴之数分明，三部之用斟酌，不可不减心着意，濶乱差讹，以泻为补，以补为泻，欲退之际，一部一部以针缓缓而退也。濶音魂。

八、指搓者凡转针如搓线之状，勿令大紧，随其气而用之。若转大紧，令人肉缠针，则有大屈之患。若气满涩，即以第六撮法切之，方可施也。

九、指捻者凡下针之际，治上，大指向外捻；治下，大指向内捻。外捻者，令气向上而治病。内捻者，令气向下而治病。如出至人部，内捻者为之补，转针头向病所，令取真气以至病所。如出至人部，外捻者为之泻，转针头向病所，令使邪气退至针下出也。此乃针中之秘旨也。

十、指留者如出针至于天部之际，须在皮肤之间，留一豆许，少时方出针也。

十一、针摇者凡出针三部欲泻之际，每一部摇一次，计六摇而已。以指捻针，如扶人头摇之状，庶使孔穴开大也。

十二、指拔者凡持针欲出之时，待针下气缓，下沉紧便

觉轻滑，用指捻针如拔虎尾之状也。

四明高氏补泻

《拔萃》云：泻法，先以左手揣按得穴，以右手置针于穴上，令病人咳嗽一声，捻针入腠理。令病人吸气一口，针至六分，觉针沉涩，复退至三分。再觉沉涩，更退针一豆许，仰手转针头向病所。以手循经络扪循至病所，以合手回针，引气直过针所三寸。随呼徐徐出针，勿闭其穴，命之曰泻。

补法：先以左手揣按得穴，以右手置针于穴上，令病人咳嗽一声，捻针入腠理。令病人呼气一口，纳针至八分，觉针沉紧，复退一分，更觉沉紧，仰手转针头向病所。依前循扪其病所，气至病已。随吸而走出针，速按其穴，命之曰补。

《明堂》注云：寒热补泻，假令补，先令病人咳嗽一声，得入腠理。复令吹气一口，随吹下针至六七分，渐进肾肝之部。停针徐徐良久，复退针一豆许，乃捻针。问病人觉热否，然后针至三四分，及心肺之部。又令病人吸气，先内捻针，使气下行至病所。却外捻针，使气上行，直过所针穴一二寸，乃吸而外捻针出，以手速按其穴，此为补。

神针八法

心无内慕，如待贵宾，心为神也。医者之心，病者之心，与针相随上下。先虑针损，次将针尖含在口内，而令其温。又以左手按享受病之穴，如握虎之状。右手捻针，如持无力之刃，是用针之一法也。左捻九而右捻六，此乃住痛之二法也。进针之时，令病人咳嗽而针进。进针之三法也。针沉良久，待

内不胀，气不行，照前施之。如气来裹针不下，乃实也。宜左捻而泻其实。如不散，令病人呼气三口，医者用手抓针自散。如针进无滞无胀，乃气虚也。令病人吸气，针宜右捻而补其虚。此补泻之四法也。其泻者，有凤凰展翅，用右手大指、食指捻针头，如飞腾之象，一捻一放。此泻之五法也。其补有饿马摇铃，用右手大指、食指捻针头，如饿马无力之状，缓缓前进则长，后退则短。此补之六法也。如病人晕针，用袖掩之热汤，饮之则醒。乃补之七法也。如针至深处，而进不能，退不能，其皮上四围起皱纹。其针如生在内，此气实之极也。有苍蝇丛咬之状，四围飞延，用右手食指向皱纹皮处，离针不远，四围前进三下，后退其一。乃泻之八法。出针时即扞其穴，此补之要诀。

轻浮、滑虚、慢迟，入针之后值此三者，乃真气之未到。沉重、涩滞、紧实，入针之后值此三者，是真气之已来。

针入气至，必审寒热而施之，故经云：刺热须至寒者，必留针。阴气隆至，乃呼之，去徐，其穴不闭。刺寒须至热者，阳气隆至，针气必热，乃呼之。去疾，其穴急扞之，且气之至也，如鱼吞钩饵之浮沉；气未至也，如闲处幽堂之深邃。

凡用针者，必使患者精神已朝，而后方可入针。既刺之，必使患者精神才定，而后施针行气。若气不朝，其针为轻滑，不知疼痛，如插豆腐者，莫与进之，必使之候，如神气既至，针自紧涩，可与依法察虚实而施之。

左手重而多按，欲令气散，右手轻而徐入，不痛之因。下针之时，必先以左手大指爪甲于穴上，切之则令其气散，以右手持针，轻轻徐入，此乃不痛之因也。且下针必看针，莫有损坏，然后次将针含于口内，令针温暖，与荣卫相接，无相触犯也。

动退者，以针摇动而退，如气不行，将针伸提而已，此言欲泻之法也。搓者犹如搓线之状，慢慢转针，勿令太紧，随以针顺而随之，此言欲补之法也。

截录金针赋

补泻之法，妙在呼吸、手指。男子者大指进前左转，呼之为补；退后右转，吸之为泻；提针为热，插针为寒。女子者大指退后右转，吸之为补；进前呼之为泻，插针为热，提针为寒。左与右各异，胸与背不同。午前者如此，午后者反之，是故爪而切之。下针之法，摇而退之。出针之法，动而进之。催针之法，循而摄之。行气之法，搓而去病，弹则补虚。肚腹盘旋，扪为穴闭。重沉豆许曰按，轻浮豆许曰提。一十四法，针要所备。补者一退三飞，真气自归。泻者一飞三退，邪气自避。补则补其不足，泻则泻其有余。有余者为肿为痛曰实，不足者为痒为麻曰虚。气速效速，气迟效迟。生死贵贱，针下皆知。且夫下针之先，须爪按重而切之，次令咳嗽一声，随嗽下针。凡补者呼气，初针刺至皮内，乃曰天才；少停进针，刺入肉内，是曰人才；又停进针，刺至筋骨之间，名曰地才。此为极处，就当补之，再停良久，却须退针至人之分。得气沉紧，倒针朝病，进退往来，飞经走气，尽在其中矣。凡泻者吸气，初针至天，少停进针，直至于地。得气泻之，再停良久，即须退针，复至于人。待气沉紧，倒针朝病，法同前矣。其或晕针者，神气虚也，以针补之。口鼻气回，热汤与之，略停少顷，依前再施。

如刺肝经之穴，晕即补肝之合穴，针入即苏。余仿此或有投针气晕者，即补足三里，或补人中，大抵晕从心主，如

关圣刮骨疗毒而色不变可知。

调气之法，下针至地之后，复人之分，欲气上行，将针右捻；欲气下行，将针左捻。欲补，先呼后吸；欲泻，先吸后呼。气不至者，以手循摄，以爪切掐，以针摇动，进捻搓弹，直待气至，以龙虎升腾之法。按之在前，使气在后；按之在后，使气在前。运气走至疼痛之所，以纳气之法。扶针直插，复向下纳，使气不回。若关节阻涩，气不过者，以龙虎龟凤，通经接气，大假之法，驱而运之。仍以循摄爪切，无不应矣。此通仙之妙，出针之法。病势既退，针气微松。病未退者，针气始根，推之不动，转之不移，此为邪气吸拔直针，乃至气真至，不可出之，出之者其病即复。再须补泻，停以待之，直候微松，方可出针豆许，摇而停之。补者吸之，去疾其穴急扞；泻者呼之，去徐其穴不闭。欲令湊密，然后吸气，故曰下针贵迟，太急伤血，出针贵缓，太急伤气。以上总要，下是尽矣。

过关过节，催运气以飞经走气，其法有四。一曰青龙摆尾，如扶船舵，不进不退，一左一右，慢慢拨动。二曰白虎摇头，似手摇铃，退方进圆，兼之左右，摇而振之。三曰苍龟探穴，如入土之象，一退三进，钻剔四方。四曰赤凤迎源，展翅之仪，入针至地，提针至天，候针自摇，复进其元，上下左右，四围飞旋。病在上吸而退之，病在下呼而进之。

行步难移，太冲最奇。人中除脊膂之强痛，神门去心性之呆痴。风伤项急，始求于风府；头晕目眩，要觅于风池。耳闭须听会而治也，眼痛则合谷以推之。胸结身黄，取涌泉而即可；脑昏目赤，泻攒竹以偏宜。但见两肘之拘挛，仗曲池而平扫；四肢之懈惰，凭照海以消除。牙齿痛，吕细砭治；头项强，承浆可保。太白宣通于气冲（太白脾家真土也，能生脾

金)，阴陵开通于水道（阴陵泉真水也，滋济万物）。腹臌而胀，夺内庭兮休迟；筋转而疼，泻承山而早在。大抵脚腕痛，昆仑解愈；股膝疼，阴市能医。痫发癫狂兮，凭后溪而疗理；疟生寒热兮，仗间使以扶持。期门罢胸满，血膨而可已。劳宫退胃翻，心痛亦何疑。且大敦去七疝之偏坠。王公谓此，三里却五劳之羸瘦；华佗言斯，腕骨祛黄然骨泻肾。行间治膝肿目疾，尺泽去肘疼筋紧。目昏不见，二间宜取。鼻窒无闻，迎香可引。肩井除两臂难任，丝竹疗头疼不忍。咳嗽寒痰，列缺堪治；眵曠冷泪，临泣允准。

越人治尸厥于维会，随手而苏。维会二穴在足外踝上三寸，内应足少阳胆经。尸厥者，卒丧之量。其病口噤气绝，状如死，不识人。昔越人过虢，虢太子死未半日，越人诊太子脉曰：太子之病为尸厥也。脉乱故形如死，太子实未死也。乃使弟子子阳，砺针砭石以取外三阳五会，有间太子苏，二旬而复，故天下尽以扁鹊能生死人。鹊曰：此自当生者，吾能使之生耳。又云：玉泉穴在脐下四寸，是穴手之三阳脉，通于玉泉是足三阳脉会。治卒中尸厥，恍惚不省人事，血淋下痕，小便赤涩，失精梦遗，脐腹疼痛，结如盆杯。男子阳气虚惫，疝气水肿，奔豚抢心，气急而喘。经云：太子尸厥，越人刺维会而复苏，此即玉泉穴，真死回生奇术。妇人血气凝痼坚积，脐下冷痛，子宫断绪，四度刺有孕，使脆和暖，以产后恶露不止，月事不调，血结成块，尽能治之。针八分，留五呼，得气即泻，更宜多灸为妙。

文伯泻死胎于阴交，应针而损。灸三壮，针三分。昔宋太子善医术，出苑游，逢一怀妊妇人，太子诊之曰：是一女子，令徐文伯诊之。文伯曰：是一男一女。太子性暴，欲剖腹视之。文伯止曰：臣请针之。于是泻足三阴交，补手阳明

合谷，其胎应针而落，果如文伯之言。故今言妊妇不可针此穴。昔文伯见一妇人，临产症危，视之，乃子死在腹中。刺足三阴交二穴，又泻足太冲二穴，其子随手而下。此说与《铜人》之文又不相同。

心胸病，求掌后之大陵；肩背患，责肘前之三里。冷痹肾败，取足阳明之土；连脐腹痛，泻足少阴之水。脊间心后者，针中渚而立痊；胁下肋边者，刺阳陵而即止。头项痛，拟后溪以安然；腰脚疼，治委中而已矣。

禁针穴歌

脑户凶会及神庭，玉枕络却到承灵。颅息角孙承泣穴，神道灵台膻中明。水分神厥会阴上，横骨气冲针莫行。期门承筋手五里，三阳络穴到青灵。孕妇不宜针合谷，三阴交内亦通论。石门针灸应须忌，女子终身孕不成。外有云门并鸠尾，缺盆主客深晕生。肩井深时亦晕倒，急补三里人还平。刺中五脏胆皆死，冲阳血出投幽冥。海泉颞髻乳头上，脊间中髓伛偻形。手鱼腹陷阴股内，膝腘筋会及肾经。腋股之下各三寸，目眶关节皆通评。

禁灸穴歌

哑门风府天柱擎，承光临泣头维平。丝竹攒竹睛明穴，素髻禾髻迎香程。颞髻下关人迎去，天牖天府到周荣。渊液乳中鸠尾下，腹哀臂后寻肩贞。阳池中冲少商穴，鱼际经渠一顺行。地五阳关脊中主，隐白漏谷通阴陵。条口犊鼻上阴市，优兔髀关申脉迎。委中殷门承扶上，白环心俞同一经。灸而

勿针针勿灸，针经为此尝叮咛。庸医针灸一齐用，徒施患者炮烙刑。

逐日人神歌

初十一廿一起，足拇鼻柱手小指。初二二十二十二，外踝发际外踝位。初三十三二十三，股内牙齿足及肝。初四十四二十四，腰间胃脘阳明手。初五十五廿①并，口内遍身足阳明。初六十六廿②同，手掌胸前又在胸。初七十七二十七，内踝气冲及在膝。初八十八廿八辰，腕内股内又在阴。初九十九二十九，在尻在足膝胫后。初十二三十日，腰背内踝足跗觅。

凡大寒、大热、大风、大阴雨、大饥、大饱、大醉、大劳，值此之类，决不可用针实大忌也。

凡每月十五望日，不宜以针补之。每月三十晦日，不宜以针泻之。每月初七八日，为上弦。每月二十二三日，为下弦。又朔，为每月初一日也。后遇此等日期，不可用针施法也。如暴急之病，则不拘矣。

治折针法

用磁石引其肉中针即出。用象牙屑碾细，水和涂上即出。用车脂成膏子，摊纸上如钱大，日换三五次即出。用麝姑脑子，捣烂涂上即出。用双杏仁捣烂，以鲜猪脂调匀，贴针疮上，针自出。倘经络有伤，脓血不止，用黄芪、当归、肉桂、木香、乳香、沉香，别研绿豆粉糊丸，每五十丸热水服之。抑又

① 疑漏“五”字。

② 疑漏“六”字。

闻高皇抱疾未瘥，李氏刺巨阙而后苏，太子暴死为厥，越人针维会而后醒。肩井、曲池，甄权刺臂痛而复射，悬钟、环跳，华佗刺躄足而立行。秋大让娶俞而鬼免沉痾，王纂针交俞而妖精立出。取肝俞与命门，使瞽士视秋毫之末；刺少阳与交别，俾聋夫听嘒^①之声。

十二经并十五络分属各穴

手太阴肺，少阴心，厥阴心包络，太阳小肠，少阳三焦，阳明大肠，足太阴脾，少阴肾，厥阴肝，太阳膀胱，少阳胆，阳明胃也。络有十五。肺络列缺，心络通里，心包络内关，小肠络支正，三焦络外关，大肠络偏历，脾络公孙，肾络大钟，肝络蠡沟，膀胱络飞扬，胆络光明，胃络丰隆，阴跷络照海，阳跷络申脉，脾之大络大包，督脉络长强，任脉络屏医也。

肺募中府，心募巨阙，肝募期门，脾募章门，肾募京门，胃募中脘，胆募日月，大肠募天枢，小肠募关元，三焦募石门，膀胱中极。此言五脏六腑之有病，必取此门海俞募之最微妙矣。

周身经穴赋

手太阴兮大指侧，少商鱼际兮太渊穴。经渠兮列缺，孔最兮尺泽。侠白共天府为邻，云门与中府相接。（左右共二十二穴）

足太阴兮脾中州，隐白出兮大指头。赴太都兮瞻太白，访公孙兮至商丘。越三阴之交，而漏谷地机可即。步阴陵之泉，

① 嘒 原作“夏”字，据文义改。

而血海期门是求。入冲门兮府舍轩豁，解腹结兮大横优游。腹哀食窦兮接天溪而同派，胸乡同荣兮覆大包而如钩。(左右共四十二穴)

手阳明兮大肠之经，循商阳兮二三而行(二间三间也)。巧合谷阳溪之腠，过偏历温溜之滨。下膺上臑，三里而近。上池肘髎，五里之程。臑髎(即髎肩髎二穴)上于巨骨，天白纤乎扶突。禾髎唇连，迎香鼻迫。(左右四十穴。膺音雍，臑音饶，髎音僚，偶音鱼。)

胃乃足之阳明，历兑趋乎内庭。过陷谷冲阳之分，见解溪丰隆之神。下巨虚兮条口陈，上巨虚兮三里仍。侠鼻引入于梁丘阴市之下，伏兔上贯于髀关气冲之经。归来兮承迎，人巨兮外陵。运天枢兮滑肉，礼太乙兮关门。梁门兮承满，不容兮乳根。乳中之所，胃屋匿，库房之气户缺盆。气舍承穴，人迎大迎。地仓兮巨髎，四白兮承泣分。御颊车于下关，引头维于额垠。(左右共九十穴)

手少阳三焦之脉，至小指次指之端。关冲开乎液门，中渚阳池外关。支沟会宗三阳络，四渎天井清冷渊。清溪属会，肩髎相连。天髎处天膈之下，匠风让腠肤居先。頤息定两角，近耳，丝竹空而和髎倒悬。耳门辟，听眦颞升。(左右共十八穴。涿音洛，痠音记。)

足少阳兮胆经，穴乃出乎窍阴。派侠溪兮地五会，过伯泣兮丘墟平。悬钟兮阳辅光明，外丘兮阳交阳陵。西出阳关兮，抵中渚风市之境。环跳居髎兮，循维道五枢之宫。考大带脉迫于京门，日月丽兮辄筋荣，渊液泄兮肩井盈。临风池兮脑下鸣，穷窍阴兮完骨明。举浮白于天冲，接承灵于正营。目窗兮临泣，阳白兮本神。率谷回兮曲鬓出，悬厘降兮悬颅承。颞颥兮嘉客主人，听会兮童子颞颥。(左右共八十八穴)

手厥阴心包之络，中冲发中指之奇。自劳宫大陵而往，遂内关间使而驰。叩郄门于曲泽，酌天泉于天池。(左右共十八穴)

厥阴在足，肝经所钟，起大敦于行间，循太冲于中封。蠡沟中都之会，膝关曲泉之宫。袭阴包于五里兮，阴廉乃发；寻羊矢于章门兮，期门可攻。(左右共二十八穴)

手之太阳，小肠之荣。路从少泽，步前谷后溪之隆，道遵腕骨，观阳谷养老之崇。得支正于小海，逐肩贞以相从。值臑腧兮遇天宗，乘乘风兮曲垣中。肩外俞兮肩中俞，启天窗兮见天容。匪由顾颡，曷曷造听宫。(左右共三十八穴)

足膀胱兮太阳，交背部之二行。穷至阴于通谷之口，寻束骨于京骨之乡。申脉命仆参以前导，昆仑辟金门于踝傍。奋跗阳、飞扬之志，转承山、承筋之行。至于合阳、委中、委阳、浮郄、殷门，以歧往、承扶、秩边而胞育。入志室兮育门胃仓，开意舍兮振彼阳纲，出魂门兮膈关，乃谿喜乎神堂。膏肓兮在四椎之左右，魄户兮随附分而会阳。下中次上之髎，白环中髂之房。膀胱俞兮小肠，大肠俞兮在旁。三焦肾俞兮胃俞接，脾胆肝膈兮心俞当。厥阴肺俞之募，风门大杼之方。天柱竖兮玉枕络却，通天溪兮见彼承光。自五处曲差而下，造攒竹睛明之场。(左右共一百二十六穴)

迨夫真心为手少阴，少冲出乎小指，少府直乎神门。阴郄通里兮灵道非远，少海青灵兮极泉何深。(左右共十八穴)

足少阴兮属肾，涌泉流于然谷。太溪大钟兮水泉缘，照海复溜兮交信续。从筑宾兮上阴谷，掩横骨兮大赫麓。气穴四满兮中注，育俞上通兮商曲。守石关兮阴都宁，闭通谷兮幽门肃。步郛神封而灵墟存，神藏或中而膈府足。(左右共五十四穴)

至若任脉行乎腹与胸，承浆泄兮廉泉通。窥天突于璇玑，捣华盖于紫宫。登玉堂兮膻中集，履中庭兮鸠尾冲。瞻巨关兮二腕上中，过建里兮下腕攸同。水分兮神阙缥缈，阴交兮气海鸿濛。石门直兮关元中极，曲骨横兮会阴乃终。（凡二十四穴）

督脉行乎背部中，兑端接兮断交从。素髻在面兮水沟疏通，神庭入发兮上星瞳蒙。囟会现兮前顶，百会俨兮尊崇。后顶辅兮强间逢，脑户闭兮风府空。哑门通于大椎兮陶道□□^①，身柱标于神道兮灵台穹窿。至阳立下，筋缩脊中。接脊忌枢，命门重重。歌阳关兮舞腰俞，愿长强兮寿无穷。（凡二十七穴）

百穴法歌

手之太阴经属肺，尺泽肘中约纹是。列缺侧腕寸有半，经渠寸口陷脉记。太渊掌后横纹头，鱼际节后散脉里。少商大指内侧寻，爪甲如韭此为的。

手阳明经属大肠，食指内侧号商阳。本节前取二间定，本节勿三间忘。歧骨陷中寻合谷，阳溪腕中上侧详。三里曲池下三寸，曲池曲肘外辅当。肩髃肩端两骨觅，五分侠孔取迎香。（髃音鱼）

足阳明经胃之经，头维本神寸五分。颊车耳下八分是，地仓夹吻四分临。伏兔阴市上三寸，阴市膝上三寸针。三里膝下三寸取，上廉里下三寸主。下廉上廉下三寸，解溪腕上系鞋处。冲阳陷谷上二寸，陷谷庭后二寸举。内庭次指外间求，

① 此“□”为原文缺字。